

台湾名家真本

大陆首次发行

江湖人

中



独孤红 著
漓江出版社

龙凤会

万盖天的脸色很凝重，显见得他的心情也够沉重的，他喝住了石玉之后，沉默了半天才摇头说道：“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些案子会是明字会这帮人做的，幸亏这位明老四来早了一步，要是他再迟来个一天半日，等我插进了手，那我的麻烦跟罪孽可就大了……”

石玉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师父，褚三老是您的老朋友……”

万盖天道：“朋友归朋友，私归私，公归公，你懂不懂，小事我能帮的一定尽心尽力，再说帮了他褚三的忙也等于帮了我自己的忙，可是这种事儿就不同了，人家‘明字会’的既然出了面，找上了‘万家棚’，无论如何这件事我不能插手了。”

石玉口齿启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万盖天瞅着他道：“老三，你想说什么，别憋在肚子里，说。”

石玉道：“我就想不通，他‘明字会’怎么知道……”

万盖天道：“傻东西，人家是干什么的，能没有眼线么？”

石玉两眼一睁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他们早就盯上咱们‘万家棚’了。”

万盖天一怔，旋即微一点头道：“只怕是……，老三，你到外头招呼一声去，往后尽量少惹事，别跟往日一样，有

一点儿不对就跟人拈胳膊，凡事多忍着点儿，懂么？”

显然，这位“北京城”里的头一号人物，是怕手下的人不明就里，跟“明字会”的人发生冲突。他顾虑的对，“万家棚”的人要发现有人盯上“万家棚”，非动刀子不可。

石玉答应了一声，但脚下没动，道：“师父，还有人家托咱们的事儿……”

万盖天道：“那回事儿？”

石玉道：“人家不是托咱们找那位金老板么！”

万盖天没说话，半天才一摇头道：“算了，要不管都不管。”

石玉道：“师父，那位明老四不是说……”

“我听见了……”万盖天眼一瞪道：“他说我可以帮这个忙，可是我不打算再沾他叔侄的事儿了，一点儿都不沾，你爱管闲事是不？那好，要找你帮他找去。”

石玉还能听不出这是什么话，他没敢再多说，头一低，往外头去了。

石玉出去了，万盖天显得很烦，两个指头在坐椅扶手上“叭哒”、“叭哒”地敲了一阵，皱着眉，阴沉着脸，半晌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大概是心里憋得慌，他站起来之后，一直腰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……

× ×

× ×

× ×

天早就亮了，在这时候外城已是照往攘来，万头攒动，可是在内城里还跟天刚亮一样，到处空荡荡，冷清清的，那石板砌成的大路上，很难瞧见一两个人影。

政情，在这时候，这内城里的各府邸还在睡梦中。

嘿，你可以看见两三个打扮利落，步履轻快稳健的汉

子在街上走过，一趟又一趟，并肩，齐步，很少开口说话，这只要是内城里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巡街的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，自京畿一带闹飞贼之后就有了。

人是“侍卫营”里派出来的，这是大贝勒泰齐的好意，他这么说，在“侍卫营”的翼护下，内城里的人尽可以放心安枕睡觉，因之，在他面前，人人“歌”功“颂”德，可是背着他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

“侍卫营”派出来的这些人，别处少，“荣亲王”府一带最多，在“荣亲王”府一带也巡得勤一点儿，大贝勒跟“荣亲王”府的关系，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
其实，那是多余，凭“荣亲王”玉珠的一身所学，飞贼就是来一百个怕也得留下五十对，可是这是大贝勒泰齐的心意，说得好听点儿，那是他对准泰山的一点孝心。

蓦地里，一声沉喝划破这“荣亲王”府一带的宁静：“喂，站住！”

不知道谁喊谁，只让人觉得这一声吆喝能震塌半边天。

正对着“荣亲王”府前的那条大街街口站着个人，顾长的身材，长袍，挺英挺，挺潇洒的。

随即，两个人赶到了他跟前，飞快，是两个打扮利落的汉子，一看就知道是“侍卫营”的。

话声又一次地划破宁静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大清早到处乱跑。”

敢情是巡街的在查问人。

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了过来，带着笑：“二位，不早了，日头都老高了，在外城已是……”

“这儿是内城。”

那清朗的话声怎么那么像李玉琪，再瞧瞧，哈，那位有着颀长身材，穿长袍，挺英挺，挺潇洒的可不就是俊七郎，琪哥儿么。

不错，是他，瞧他脸上挂着那俏皮的笑容：“是，二位。”

左边那汉子冷冷地翻了他一眼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李玉琪含笑说道：“跟二位一样，也是吃粮拿俸的。”

左边那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你也是吃粮拿俸的，你吃谁的粮拿谁的俸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吃的是‘万亲王府’的粮，拿么是‘万亲王府’的俸。”

左边那汉子又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是‘万亲王府’的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不错，二位有什么见教。”

左边那汉子道：“最近京畿一带闹飞贼，往后要没什么大事儿，别一大早满街乱跑，知道了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谢谢你，我记住了。”

左边那汉子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。

右边那汉子却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在‘万亲王府’当什么差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姓李，叫李七郎，是‘万亲王府’的护卫……”

“护卫？”右边那汉子轻蔑地上下打量了李玉琪一番，那意味似乎只有他才配当护卫。

李玉琪没在意，含笑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右边那汉子眼一眯，道：“听说‘万亲王府’的护卫，

个个都很有两下子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是传说，怎么比也比不上‘侍卫营’的。”

右边那汉子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玉琪依然笑容可掬：“你别误会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右边那汉子道：“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可不管你是那个府里的，下回再让我碰上，我就拿你当飞贼办，说，你上那儿去？”

李玉琪没有一点脾气，抬手一指，道：“就上‘荣亲王’府去。”

右边那汉子一怔：“怎么，你要上‘荣亲王’府去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不错。”

右边那汉子道：“那就不能这么好说话了，‘荣亲王’府不比别处，我得查查你，把你的腰牌拿出来我看看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抱歉得很，我没领腰牌。”

右边那汉子道：“怎么说，你没领腰牌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在‘万亲王府’的身份是西席兼护卫……”

右边那汉子眼一瞪道：“放你妈的屁，西席兼护卫，我还没听说过呢……”

李玉琪两道眉扬了扬道：“你怎么骂人？”

“骂你怎么样。”右边那汉子道：“瞧你这小子就不像好东西，骂你这是便宜，我还要拿你当飞贼办呢，跟我走吧”劈胸一把抓向李玉琪。

李玉琪抬手一封，轻易地封住了这一抓，道：“慢点，你先骂人又……”

“嘿！”右边那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瞧不出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呀，怎么着，你拒捕？”翻手就是一拳，下面跟着又是一脚。

李玉琪淡然一笑道：“老虎不发威，你拿它当病猫，我不愿在‘荣亲王府’门前惹事，如今基于自卫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”

他抬手捞住了那汉子的手腕，下面没动，容得那汉子一脚扫上小腿，突然他手一拧，膝盖一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那汉子爬下了，结结实实的一个狗啃泥。

左边那汉子一惊变了色，一声：“好小子，你敢……”

抬手探腰，“铮”地一声，一柄软剑已掣在手中，抖剑当胸就刺。

李玉琪往后一滑步，轻易地躲过了这一剑，适时地上那位爬了起来，也自腰里抽出一柄软剑，恶狠狠的一声：“对，先劈了他再说，这小子贼胆包天，竟敢出手拒捕。”抡剑扑了过来，跟疯狗似的。

李玉琪淡然一笑道：“二位要有兴致的话，不妨跟在我后头练练腿。”话落，转身往“荣亲王府”跑去。

那两个汉子没想到李玉琪会出此一着，一怔之后，撒腿就追，一边追，嘴里还一边喝嚷嚷，这“荣亲王”府一带的宁静立即荡然无存。

李玉琪也绝，到了“荣亲王”府门口，他来了个旱地拔葱，一个身形拔起老高，然后头上脚下地一头栽进了“荣亲王”府。

那两个再大的胆也不敢依着葫芦画瓢，照样来这么一下，两个人一商量，留一个在这儿，另一个飞一般地往西奔

去。

李玉琪三不管地一头栽进了“荣亲王府”，只听不远处传来一声清脆、悦耳、十分甜美的惊叫：“哎哟，这是……”

李玉琪抬眼一看，心头为之一震，紧接着脸上发烫，好不窘迫地站在那儿搓起了手。

“荣亲王府”这广大的前院里，有位穿紧身袄裤的大姑娘提着一口剑站在那儿，檀口半张，美目睁得老大。

大姑娘有点瘦，但瘦不露骨，美极，美得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，瞧瞧，那娇嫩的脸蛋儿，到排刘海儿，那双长长的睫毛，那对既黑又亮的碧水双瞳，那瑶鼻，那檀口，那条乌黑的大辫子，那腰身……无一处不美，无一处不动人。

大姑娘身边还站着个穿青缎袄裤的姑娘，也长得十分秀丽可人，那穿青缎袄裤的姑娘手里也提着一口短剑，只见她柳眉往上一挑，便要上前来。

大姑娘伸手拦住了她，望着李玉琪眨动了一下美目，诧声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李玉琪好生不安，陪了个强笑道：“大格格，我是玉琪。”

“玉琪？”大格格心腕轻轻地叫了一声道：“你是玉琪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格格忘了……”

大格格心腕截口道：“我没忘，那天晚上在‘天桥’戏园子里……，是不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的，大格格。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你好神气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格格这是捧我还是骂我。”

大格格心腕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听爹说，你无论那

方面，都是上上之选，果然不错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是老人家爱护我。”

大格格心腕微一点头道：“是会说话，别站得那么远好吗？”

李玉琪迟疑了一下，微一欠身，道：“我遵命。”

迈步走了过去，他刚到近前，大格格心腕看了那穿青缎袄裤的姑娘一眼，道：“见过琪爷。”

那穿青缎的姑娘立即矮身赧，道：“见过琪爷。”

慌得李玉琪忙答一礼，道：“姑娘，我不敢当……”

抬眼望向大格格心腕，道：“大格格，您这是……”

大格格心腕截口说道：“玉琪，咱们可不是外人，这话我没说错吧？”

李玉琪不得不点头，他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大格格。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那干什么张口一个大格格，闭口大个大格格呀？”

李玉琪不安地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灵犀一点

大格格心碗望着他又道：“爹没跟你提过我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老人家跟我提过了。”

大格格心碗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不会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是吗？”

李玉琪的口才已经是相当好的了，大格格心碗的辞锋更犀利，她每说一句话都逼得李玉琪不得不点头。

李玉琪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

大格格心碗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就好……”

大格格心碗这一句，听得李玉琪心头为之一震，在心里，他更为这位大格格不平，更为这位大格格叫屈了。

大格格心碗接着说道：“你来的那一天，爹就跟我提起你了，当纳兰跟我在后头的时候，我只知道来了个李七郎，可绝没想到是你，等爹跟我提起你，再想见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的，那天我有点事……”

大格格心碗道：“那么那天之后为什么一下子隔了这么多天？”

李玉琪笑了笑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安，连笑都那么勉强，他道：“这些日子来，我一直忙着拿贼……”

大格格心碗道：“有眉目了么？”

李玉琪摇头说道：“案子刚接过来，还没有。”

大格格心碗道：“提起接案子我想起来了，是他让你把

案子接过来的？”

李玉琪明知道大格格说的是谁，他打心底里不舒服，却装了糊涂，扬了扬眉，道：“我不知道大格格说的他是谁……”

大格格心旌凝注了他一眼，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泰齐！”

李玉琪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大格格是说大贝勒，不错，是贝勒爷的令谕。”

大格格心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贝勒爷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的，大格格，我不该这么称呼么？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你这是表示尊敬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至少不是轻蔑，难道大格格以为还有别的意思？”

大格格心旌浅浅笑道：“放眼京畿，恐怕只有你一个没有把这两个字放在眼里。”

李玉琪双眉一扬道：“大格格这是罪我么？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你以为么？”

李玉琪淡淡说道：“大格格这说法我不敢承认，对大贝勒，人人敬畏，我跟别人没什么两样。”

大格格心旌目光凝注，微一点头道：“玉琪，你的确会说话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是句句由衷，字字发自肺腑。”

大格格心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玉琪，你知道我跟泰齐的关系。”

李玉琪浅浅吸了一口气道：“玉珠叔跟我提过了。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假如他有什么过分之处，我希望你看

在我的面上多包涵，多担待。”

李玉琪淡然一笑道：“大格格，无论如何，您不该说这话。”

大格格心旌抬眼凝注，美目中的光彩异样，道：“玉琪……”

李玉琪心头为之一颤，忙把目光转向了一方。

大格格心旌抬手递过了那口剑，道：“接着。”

李玉琪微愕说道：“大格格这是……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演几招让我们饱饱眼福。”

李玉琪倏然强笑，道：“大格格这是存心让我出丑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心旌眨动了一下美目道：“是吝于露一手还是怕人偷了去？”

李玉琪摇头说道：“都不是，大格格是玉珠叔的掌珠，是不敢班门弄斧，当着会家……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会家是我爹，不是我。”把那口剑又递近了些。

李玉琪推脱不得，迟疑了一下，刚要去接，蓦地——大门口传来了一阵砰砰然敲门声。

大格格心旌讶然说道：“这是谁？这么个敲门法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怕是‘侍卫营’的那些人。”

大格格心旌道：“‘侍卫营’的？是怎么回事？”只见一名亲随快步走向大门口。

大格格心旌当即喝道：“跑夫，等一下。”

那名亲随停了步，转过身来欠身问道：“大格格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大格格心旌抬眼望向李玉琪。

李玉琪道：“两名‘侍卫营’的硬把我当飞贼拿，没奈何，我只有跑进府里来避一避，如今怕是他们又找了人来要进来搜了。”

大格格心腕倏然一笑道：“捉狭，真会整人。”

转眼过去望着那名亲随道：“你去开门吧，让他们进来一个。”那名亲随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快步而去。

转眼工夫，那名亲随带着一个人走了过来，那是个打扮利落的瘦老头，这位李玉琪认得，是东营二班领班康全。

康全走到近前，向着大格格心腕打了千：“见过大格格。”

“侍卫营”的何曾冲谁打过千？当然，这还是因为那位大贝勒的关系，这层关系面子大。

大格格心腕抬了抬手道：“康领班别客气，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康全扫了李玉琪一眼，含笑说道：“回大格格，卑职是来找李爷。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我听他说了，有人硬把他当飞贼拿，他不得已，只有进来躲躲。”

康全道：“这是误会，他们不认识李爷，刚才卑职已经把他们臭骂了一顿了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康老这么做，让我很不安。”

康全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进来给李爷赔个不是，另外也给李爷带个口信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赔不是我不敢当，他们职责所在，我也不敢怪谁，康领班带来的口信我倒要听听。”

康全微微一笑道：“看来李爷是全然不知道，昨儿晚上

内城里出了事儿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
康全道：“别的事也值得惊动李爷么？”

李玉琪一怔，道：“是闹贼。”

康全道：“李爷说着了。”

大格格心晚忙道：“是那个府邸？”

康全道：“回大格格，是刑部徐大人。”

大格格心晚道：“徐光田？”

康全道：“是的。”

大格格心晚眉锋一皱道：“此公生平耿介，掌刑部近十年，至今仍是清风两袖，他府里有什么值得大覬覦的？”

康全道：“这就不清楚了。”

大格格心晚道：“伤了人么？”

康全道：“还好，只有一名上房丫头受了点轻伤。”

李玉琪插嘴问道：“康领班可清楚是怎么个情形。”

康全道：“贝勒爷的意思是想请李爷您亲自走一趟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这么说是大贝勒让康领班来的么？”

康全点了点头道：“大贝勒今天一早派人到‘万亲王府’找您，您不在，已经在府里给您留了话，没等您到荣王爷这儿来了。”

李玉琪沉吟了一下道：“那么康领班请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康全道：“您知道徐大人那儿怎么走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会问……”

康全道：“您不用问了，我留个兄弟在门口等您，给您带路好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也好，那就谢谢康领班了。”

康全道：“您客气，能给您效劳，这是兄弟们的荣幸。”

说完了这句，转望大格格心腕，一声：“大格格，卑职告辞。”打了个千，转身而去。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康领班走好，我不送了。”

康全回身应了一句：“您这是折煞卑职。”望着那名亲随带走了康全。

大格格心腕收回目光，浅浅一笑道：“没法子，这班人得应付。”

李玉琪没说话。

大格格心腕目光一凝，美目中射出两道关切柔光：“玉琪，凭咱们的关系，你应该不会说我交浅言深，凭你一身所学，拿贼自是绰绰有余，也是大材小用，可是有些小人你得防着点儿。”

李玉琪神色一动，凝目问道：“大格格是指……”

大格格心腕微一摇头道：“玉琪，原谅我，我不便明说。”

李玉琪淡淡一笑道：“谢谢大格格，我也以大格格的金玉良言回奉。”

大格格心腕神情微微一震，道：“谢谢你，玉琪，我会记住的。”

她那美目中射出的异样神色，使得李玉琪不敢正视，他移开了目光道：“大格格，我该走了。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你有正事儿，我不留你，只是，玉琪，能告诉我哪一天再来么？”

李玉琪心里有种异样感受，他勉强一笑道：“我随时会

来给玉珠叔请安，来看大格格的。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那……我也不送你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玉珠叔面前今几个我不去请安了，麻烦大格格……”

大格格心腕道：“我会告诉爹的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谢谢大格格，那我走了。”转身就要往大门口走。

“玉琪，站住。”一声清朗沉喝传了过来。

这声沉喝震得李玉琪身形一动，谁有这等功力，李玉琪慌忙转身欠下身軀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玉珠叔，您安好。”

大格格心腕身边多了个人，正是“荣亲王”玉珠，他穿一件袍子，永远那么潇洒，他背着手，凝目问道：“玉琪，我刚才听你叫心腕什么来着么？”

李玉琪不安地笑笑，没说话。

“荣亲王”玉珠道：“从今后再让我听见从你嘴里叫一声大格格，我就不让你踩我这个门儿。听见了么？”

李玉琪只得说道：“听见了，玉珠叔。”

“爹”大格格心腕笑笑说道：“该说的我都说过了，人家不愿意，人家生分，您又何必勉强。”

亲王府一面之情

李玉琪一急忙道：“大格格，您可别给我找骂。”

“听听。”大格格心旌倏然一笑道：“不该骂么？”

李玉琪一怔，旋即赧然而笑。

“荣亲王”玉珠道：“玉琪，心旌说的该没这回事儿么？”

李玉琪忙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“荣亲王”玉珠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从现在起，我说的话生效，你可要留神。”

李玉琪笑笑，没说话。

荣亲王玉珠话锋一转，道：“玉琪，你来去匆匆，连我都不见一面？”

李玉琪忙把康全来送信的事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“荣亲王”玉珠皱了眉，讶然说道：“徐光田，这怎么会，此人生平耿介，为官清廉，可以说家徒四壁，这斑贼未免太不长眼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玉珠叔，徐光田真是这么个人么？”

“荣亲王”玉珠正色说道：“玉琪，绝不会错，这一点我敢担保，徐光田跟你叔爷当年交情不恶，你叔爷你知道，稍微差一点的他是不会结交的！”

李玉琪道：“这么说这位徐大人真是位清廉之官，耿介之士了……”

“荣亲王”玉珠道：“你到他家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